

故乡吟

大槐树感怀

林春江

在闹市区，竟然生长着一棵大槐树，而且它有1300多岁了。

这条街不足200米，连个路灯都没有，也没有名字，只要提到大槐树，大家立马心领神会，姑且叫大槐树街吧。

大槐树街的两边都是一些低矮的民居，高低不一，青砖黛墙，往东走，路口左拐，就是小城最繁华的霞光路；往西走不多远，是濒临白洋河的商业街。霞光路道路敞亮，商铺林立，而这里，仿佛被人遗忘。信步而行，路边全是摆摊的农民，叫卖着毛茸茸的黄桃、有斑点的苹果、紫色的茄子、青绿色的小黄瓜等果蔬。可是，人们来去匆匆，似乎都有急事，很少有人驻足。

我在大槐树的面前停下来，细细凝视，它占据道路中央靠北一侧，铁栏杆围起来，呈一个梭子型。灰褐色的树皮，沟壑纵横，粗壮的主干，四名大汉也未必能合抱过来。主干向上伸展出两根遒劲的枝干，枝干开枝散叶，各自繁衍出十多根枝条，往东北方斜出。碧绿的叶片，虽然稀疏，但是葱葱郁郁，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点缀着灰褐色的枝干，有一种别样的美。强烈的阳光，从斑驳的树隙中洒下来，细细碎碎，我睁大眼睛望去，影影绰绰，看不真切，那绿叶，泛起了夺目的金光。

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虽已古色苍颜，仍顽强生长。人们在树下摆摊、乘凉，享受大树的荫蔽。这条小街的行道树，全是槐树，遮天蔽日，人们在路上闲逛，不用担心毒辣辣的日光，很是惬意，俨然世外桃源。每年五月，大槐树还会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洁白如雪，彼时，一条街的槐树，都会怒放如雪，隔着老远都能闻到浓郁的芳香，娇小的蜜蜂，嗡嗡地闹着，绕着大槐树翩翩起舞。在那一瞬间，大槐树又焕发了青春。

公元1131年，栖霞置县，以“日晓辄有丹霞流宕，照耀城头霞光万道”得名，建县历史近900年，可谓一座古城。而大槐树却已存活1300多年，比县史还要长400多年，何人所栽？何时栽植？为何要种植一条街的槐树？这些都已经无从考究。从村民口中得知，很早很早以前，这棵大槐树就伫立在这儿。无人照看，无人管理，就这样自生自灭。早先，从南面的百货大楼，一直到大槐树这儿，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基本上是小城最早的雏形。而今，小城早已像大槐树的枝条一样，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去。一条条街道，纵横交错，犹如毛细血管，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犹如强壮的骨骼。

站在它的面前，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看起来，它只是一棵树。可是我知道，这是一棵不平凡的树。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这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啊，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无时无刻不威胁着它，那灰褐色绽裂的树皮，是岁月的刀剑镌刻出的痕迹，那稀疏的枝条，是它无声的呐喊。这棵遒劲挺拔的大槐树，静静挺立，缄默不语，冷眼旁观白云苍狗，亲自见证沧海桑田。冷静，淡然，超脱，活出了沉静，活出了高贵。千百年来，它目睹了多少悲欢离合，听闻了多少爱恨情仇，遭遇了多少大事小情，历经了多少波诡云谲，难以想象。可是，静心如它，清心寡欲，不喜，不悲，无欲，无求，外表苍老，内心晶莹，玲珑剔透。或许，它早已看透一切，明了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心灵应如浩淼瀚海，只有不断接纳美好、欢乐和力量的百川，才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一旦心海枯竭，锐气尽失，抛却积极进取，灵魂一步步被安逸侵蚀，即便韶华如水，实已垂垂老矣。

我站在大槐树的面前，仰起头，端详它美丽的容颜，街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大槐树静默无语。它挺立在无涯的时光里，我深知，它会一直立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永恒。

行走者

茶山行

刘云利

喜欢茗茶二十余年了，却从未到过茶园，前几日与二十多位友人到访步鹤山，方觉仙境香茗、清新怡然，不由感慨良多。

步鹤山地处黄海之滨，相传曾有鹤飞来岭顶踱步，因而得名。当地县志中记载，清代的李承均在《步鹤村山水记》写道：“名以步鹤，盖以其地多松，高步而称者，惟胎化之禽也。”个人感觉，与县志记载相比，传说更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化底蕴，也更凸显出此山的清幽和灵性。

站在山脚下，极目仰望，天蓝山青，群山逶迤。山上乔木灌木相映而生，香红渐褪，绿意犹在。深呼吸一口气，顿觉一股清新透彻心扉，俨然一座天然氧吧。

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拾级而上，不久就到了半山麓，“步鹤山庄”四个大字镌刻在一块巨石上，红彤彤笑盈盈地喜迎宾客。崎岖的山路、起伏的山峦、盛开的紫藤、繁茂的山林、自由的野花等等，无边超然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尚未见到茶园的真容，仅半山麓的风景已使人迷醉。也许是久居城市的喧嚣，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真是令人神往。

沿着山路继续前行，便来到了步鹤山南麓的百亩茶园。黄海之滨的五月，气候适宜，冷热均衡，雨后的茶园愈发清新，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茶树不高不矮，畦状种植，标准作业，各色的粘虫板像严阵以待的士兵守卫着茶园。新生的茗芽嫩嫩的、绿绿的、柔柔的，透着勃勃的生命力，着实惹人爱怜。

不远处的采茶女边劳作边打诨，山间不时传来阵阵笑声。笑声和着山涧的鸟鸣，给这幅山水画奏响了动听的乐章。在茶园主人的邀请下，我们体验了一把采茶的过程。起初不懂技巧，硬是用指甲使劲掐，费时费力。后来才学到妙招，嫩芽轻轻一折便撷取而下。此时的我不知何故，一种莫名的负罪感油然而生。

在茶园的路旁，有一个四周突起、中间呈圆形洞状的山石，相传是禅师制作禅茶的地方。据说用此山石吸湿烘干，当天就可以品到最新鲜的禅茶。古人古朴而智慧的手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唐代的陆羽历时二十六年，遍访三十二个州，最终完成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的巨作《茶经》。《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我不禁心生疑窦，既然茶生南方，为何北方也可种茶？原来，步鹤山四季分明，雾气缭绕，光照充足，经过种植改良，“抗寒、抗旱、抗冻”的茶树已经适应了北方的气候，这也是北方人难得的口福吧。

自茶山归来，茶园主人为来访者泡了三壶茶，一壶绿茶，一壶红茶，一壶杜仲茶，并简要讲解了制茶工艺和茶的种类。听后，我感慨良多，一片茶叶本真、简单、安静，却因工艺不同，呈现出生命不同的色彩、味道和魅力。

归途中，同访者中的一位年长者即兴赋诗一首，摘录如下：“莫道南方产好茶，今朝北乡采茗芽。步鹤山水育新贵，三壶香透不思家。”看来，种茶、采茶、品茶是多么令人心向往之。

是啊，人至中年，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喜爱愈发浓烈，总是憧憬着伏一座山麓，临一湖之畔，盖一个石屋，围一个小院，燃一袅炊烟。如果再种植半亩茶园，沏半盏清茶，读一卷书香，更是美不胜收。

一座茶山，百亩茶园，一段旅程，几多禅意。

诗歌港

镰刀月(外一首)

于功义

年少时，仰望星空中的镰刀月
月儿闪烁着懵懂迷蒙
日子一天天丰盈了
刚盼至小满，月
又一日日亏缺了

待我用这枚镰刀月
收割岁月
方知晓了人生
多少时光的美好
白白耽搁了

步履蹒跚时
再凝望那枚月儿，自己
将自己磨成一柄镰刀月了
只是，人生已如一株渐黄渐萎的草木
除了回忆，什么也收割不成了

盈亏里是有难忘的甜美与愉悦
也有萦绕的悔恨与自责

星辰

世间的人，去世一个
天空便陨落一颗星星
人间添一声新生儿的啼哭
天上又多了一颗星儿闪烁

这些乡语，伴随我的脚步
长大了衰老了
至今，满天的星辰
哪一颗是你 是他 是我
从来无人指点解说

迷惘中
我只知，生命的了结
将火化为一粒粒烟尘
即便入土
也是一抔黄土
呵！“人为一颗星辰”说
原是最初诱命的文学

凌霄花

林海

都说你长得美
春天时
你蓄势待发
夏日里
你独占花魁
秋天到
你依然笑容可掬

你深知
身边簇拥着无数绿叶
身下卧伏着无数铁骨
没有这些绿叶
不会有你妩媚的模样
没有这些铁骨
不会有你攀援在上的荣耀

秋意浓了
你从心底里流淌出谢意
举起花儿
谢人
谢天
谢大地